



羣書治要

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和平嘗

觀於上志古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陰陽之和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

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

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

戶也蟲出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

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

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誅暴

私枉則不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

茂則禽獸歸之入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疆

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彊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寒既至民煖

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

聚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貴則觀其所進富則

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近則觀

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守情

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

其特特獨也雖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

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

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何謂

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

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本書伯
王作王
伯下同

美英作
美惡

情偽貪鄙美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
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願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

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

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忠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

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

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

師大機悉姓諸名也大機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伯招帝堯師子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

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

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

沈闕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

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

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主皆作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
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

樂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

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亂亂世之樂有似

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歌賦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

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為樂則不樂不

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

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

音以鉅為美鉅大傲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

嘗見傲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

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

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

傷怨悲也傷病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

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正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禁宜悉有農字

陰氣將刑作陰將刑刑

飾作飾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一月也。黃鐘，十二月也。發，近也。蓋，盡也。歲且更起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也。大蕞之月，陽氣始至。正月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二月也。夾鐘，二月也。母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修利，三月也。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蕞，四月也。草木方長，毋撻民心。民當務農，長有雜木，宜撻之。菘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殺，故曰陰氣將刑。母發大事，以將陽氣。將猶養也。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選士厲兵。七月也。飾，正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八月也。懷，柔也。南呂之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當斷殺勿赦。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辦喪紀，審民所終。審，慎也。終卒也。修辦喪紀，審親疎輕重，服制之紀也。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飾作飾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谷微於他人是益吾咎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除立國五十年而終

曰下齊有字千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舍君體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上久也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亂亦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能者取福不能者取禍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兵義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若

上倫
作於已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多義其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也入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名也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

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

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也

皆無葬
死之死
補之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以生人之心為死

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葬動搖謂之重閉

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

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

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

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故故舉而徒以生者之非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

重之不息重尊也怠懈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

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為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隴上曰

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世之厚

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

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

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外以舜葬於紀市不變其

肆市肆如故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不擾言不煩民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

其勞以為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

謂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眾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之者寡能儉之者寡能儉故宋未亡而東家掘文公家也齊未亡而莊公冢掘以葬厚家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校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賢主悅忠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

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

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

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

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致也必自知之然後

可可者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

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

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

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

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

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

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

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

難之言不能成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

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為人君不得意不
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仲商
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
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
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尤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

度無為而不竊鈇竊掘其谷得其鈇他日復

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隣之子

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

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

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

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組

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

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傷邾君不

悅於是乎止無以組用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

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所其作
所謂

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
公息忌之說累猶呼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

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以之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

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

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

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

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祿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為誣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用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

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

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

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

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定所為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為貴

德為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為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儉可後將

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答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愈愈凡大者小隣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使刑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

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益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

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勇有力也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

賢於勇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無官為長見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洽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

其賢而用之故不洽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

故亡國相望賢主知

絕也

賢主知

絕也

賢主知

絕也

聖賢

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為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則百官恟擾恟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此亡國之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狂言而得所以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轆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也。情欲以奮能自殃也。奮凡姦邪險諛之人也。必自消亡。

有因何因。因主之為。隨也。入主好以己為。已所欲則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為也。

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以好唱自奮。奮

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

代有司。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

容之。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

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

道固窮。固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重塞塞塞

是之謂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以不知為道。道尚因循。長養

奈何為實也。不違民自然之性。故以不可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

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谿水。到投也。又後取道者。馬不進。又到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用也。

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種之無若字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
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
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放作敗
下皆同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
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
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
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
重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
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故致
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
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

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

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

樹鬱則為蠹蠹蟲草鬱則為菑菑苗國亦有鬱主德

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

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賢我於人

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憤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

也不愛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

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刻人主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

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驕則簡士簡自賤

智則專獨不吝忠良輕物則無物傳曰無備而無備官辨猶拾瀋

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土不盡規故雍塞無聞知欲無雍

舊作黃
法同

我也下
舊無必
字補之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微

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欒微為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欒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

欒微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所得者皆

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

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

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

盡忠於君，安信於民，安勇於去不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通達仁國之主似智，仁國之臣似忠，似之

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也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

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賤其所欲，而貴其

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

亂國，身不見污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

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

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

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殭，殭，短矢也，射以田於

雲夢，田，獵也，雲，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羣羊不

聽朝，感，保申也。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

王之罪當咎，王曰：願請變更，而無咎，保申曰：臣

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

席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也。

別作

致保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殺之過
 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
 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務治荊國兼國三十九令
 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疆弓示有力也其嘗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
 而止開開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
 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
 而不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
 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
 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
 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
 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鞬
欲戒者搖其鞬故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
 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別作

善作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
 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
 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
 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
此自辨其耳之類也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
 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
 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
 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宮
 室必任巧匠奚故奚美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
 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成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官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官室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國家之所以危危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進通乎用非其有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誦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為母故犯誦罪異日與君

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櫛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曹無已
字補之
下巴南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育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育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勸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
 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
 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
 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
 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
 在乎人上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
 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
 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
 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

志作善
 習善作
 德改之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
 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漢書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
 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
 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
 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
 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
 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
 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陂墟而饗擊解左右顧無可令
 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
 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
 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

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

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

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

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

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

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

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

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

號令為轡銜以刑罰為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

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

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

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

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

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

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

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

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

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

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

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

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

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

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

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

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

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

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

善無難
勢字加
之

善無難
劫臣
字加

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慮在驕志盈不逼下故誡也故與衆同好靡

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賢人也伊尹赴而湯隆寧戚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成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

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

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賸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

士之禮屬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

加養士如此乃可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四書作
迎改之

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遠微也軍幕未辨將不言倦是謂遠也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禮之將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禍福共安危衆如一體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素積策謀和同也

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人燕養郭陶以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

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

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臧

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

盜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眾不服自拒讓以下將犯此一條有二則軍無式式法則眾不服以其違主道

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眾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

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

死矣

姦雄相稱郭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

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故傳說陟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日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咸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下樂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奉而安

樂安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故天下樂

禮作體下同

下心作樂

多作師

今作善

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思澤洽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

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破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揖讓恭謹故曰

降人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化心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心降可以保終

心服道化天下和可與謀始也禮服道化者心降可以保終

觀故可保終也降禮以禮降心以心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廣其德欲強之

道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下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善者得

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

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之志而求之地致清白

之士脩其禮四節尤志不屈於革命之主致守

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

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熒火臨不測而擠

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淡者何重傷

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為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

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

死人失道而亡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

是邪臣內則賢聖用而伍者數故曰斃內

外失宜禍亂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孫傷賢者

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

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昔麗涓妬孫臏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

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百民乃暴澤暴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愛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行著作

平書作

宋作違

下問 聖作臣

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
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
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
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襲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
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
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
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
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
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
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
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
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
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
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
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木長作
上燥

今作至
取作先
相作所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
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
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
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
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
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
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
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
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
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
曾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
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椶梓豫章，
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
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
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舉作安
恐必
大作能
梓作構
珍作宗

而作下
皮作陸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窳窳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知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賢者

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禹臯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饑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李作刑

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香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李作乘

統作功
魏作傳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凌鏖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
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楸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餓於食於是為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緇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洲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悟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好作增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瑇瑳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王原作
代改之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效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

心作身

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意非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可作一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攜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入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賢作賢

去作四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墻薄亟壞，繪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鸕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

應管本
書在冠
辛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王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踣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華作死
恐妄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接梁亭之瓜皆有華蕉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實當作
邪次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寡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貧葺弗剪米稼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為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原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人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政下有
也字

師智足以為勸厲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於鄉曲道路談說不忤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霸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政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

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

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爲強。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

天端作
大通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淮南子

原道

本書云

夫道者

覆天載

地布四

方析八

極云云

其德覺

和陰陽

云云

著無味

字書字

物之

平作和

變字有

變字無

莫字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天下歸之彘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筭筵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會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懷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所以飾

實無知字補之

實無實

力作忠

德作絕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實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愚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冒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諸侯一同百里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注正
天子不
滅國諸
侯不滅
姓古之
政也

主動作
重度
道作事
政作正
無者子

以代之。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
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
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
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
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
為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
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
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
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
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
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
心知規。而師傳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
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
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為儀表。於天
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

聞作聽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冕前珠飾也。前旒。以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
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安視則
淫。耳安聞則惑。口安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
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差其位。其
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
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
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
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
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
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舫舟浮江湖。伊尹
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駟駘。原。國名。在益州。
西南出千里。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
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
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
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

鐵舟作
舫舟
駟作驪
注云黃
馬白腹
曰駟
無出字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闔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字作係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

四下舊無其字稀之

莽所下
蓄無以
字補之
大字疑
衍
厥作改

天地之
數作天
下之大
數
有作或
從或作
并
人事作
難發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芥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舉，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蒙菴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欲真作
上改之
香作美

民饒饒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
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在窟
宅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
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
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
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憚懼於民也國有饑
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
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
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
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
經菅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
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
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
勸財賈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
笙彈琴瑟是由質介冒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
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
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
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
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
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
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
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
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
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
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
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
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
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
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

欲讓之
銘一作
輶一作

無若其
之其

九刑服矣。

季或作
必註同

舉作禮

著無治
字補之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僇也；健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子，治疣，秃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舉作單

郭某作
毛經註
同

荀或作
許
任作禮

揚或作
揚註同
速或作
迷

闕作詛
連作處
總作處
管作續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踏鑊，長鑊以鑄神，疆脊者使之負土，脊疆者，眇者使之准，使入深，疆脊者使之負土，疆人塗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擊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囊飛兔而駕之，要囊，飛兔皆一日，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為妃，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揚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替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裕作溢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彊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為濁人失其情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為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于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隆作豐

刑作法

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贈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晉書有以字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

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

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

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

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

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

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

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

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

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

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

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

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

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

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

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

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責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

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

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

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無聖子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困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著作以
王三字
無於字

書武作
二君

渚名

人之所以王而及益已之所以奪者趁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君子作
仁一字
下同

樂作善
其作惡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聰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

樂作惡
備作循

齊作略

伯作略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任智者必危弄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覺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箭下言若輪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萬家說山字加

倫作論尤作者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垤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覺之是猶病者已倦刺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余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二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

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音鼓比翟音餽間倫知之

餽間倫音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

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取繆伯曰間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

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家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徹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間或作
閣下及
法同

舊無
邵至
之六
神之
著無
之二
補之
李作
讀書
讀之

誠作
神
讀作
德

註四字
無

孝在順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
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
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
化而欲作則小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
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
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
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
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
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
馬也
入學序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
所匠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
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
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
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
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
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
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人作之

賢想之
得善作
德使之

遺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
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箠刺
其皮為能文聖
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
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
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
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
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
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
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
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
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
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
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
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又王舉太公望
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
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
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人下有一字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友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趁行踣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鵠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踣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原注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跪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嫵而締言，娉納而取婦，絀綆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殺，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伎藝學極三材也。巧文辯而不免於身死。

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

走先馳馬。超能越萬。計不用淳。于越之言。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

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壺鼎槩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厠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本意

但意

作

政作正

舍受

善言

諱

論作倫

不得作
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象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視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畢作四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弄

得作有

德

鳥之作

為善

必上有

關字

死作斂

飲作斂

見作民

之聲伯

作聲伯

之國

或作盛
禮下有
餘字

升作清
充下舊
有以字
刪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廡，以示之。揚于厥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而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騾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范春
天寒
疾云
七字作
天寒
我何不
寒哉

推作非
依作伏
本作來

衛靈公當隆冬，與眾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蓬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邊澤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剗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上文就
作誅及

俱作以

伍而之
而作之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嫂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律作誅

或以下
六字本
書間疑
有誤

律作行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贈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暮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如死不再作死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再無厚字補之

本書為從作又

出作逐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為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文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文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操作操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憫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友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以作冊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刦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眾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辭作辨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圍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轂督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有作得
得作能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一作數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
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
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
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
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
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無數字

晉文公出田，逐獸，傷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
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
者曰：鴻鵠係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
則必有丸矰之憂，鼉鼉係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則必有羅網鈞射之憂。今君逐獸，傷入至此，何
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諸從者記漁者名。漁
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
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侯作而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
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
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
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
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國。詩
曰：維鷦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
於是文公恐歸，遇變武子，變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
上位而不郵，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
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
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骨，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請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紆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此
二字
補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用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下有作
天古字
通用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魏
稱作魏

也作矣
聯作諱

晉文公田於魏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魏亡其有說乎對曰魏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魏之所以亡也文公轅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墟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全作合
面作固
賢下有
人字

齊桓公見小臣穆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其僕曰君何為賦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賦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擧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愛人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無者字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實者為字

利權許

而已作也二字

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為食鄉之糝，不害鄉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佻。」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佻。」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佻。」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佻。」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顛非之臧孫召子顛而問曰我

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

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

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

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

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

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

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

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

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

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

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

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

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

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德厚生
史注易
地

下則疑
之拒史
注作之

思疑
或思

為疑
為疑

疑疑
疑疑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

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

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

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

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

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

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

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

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

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

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

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

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

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天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闢、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愛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无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本集
成功作
成厥功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極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

人戒

臣術

有在行

未作未
前上者
之年

大作良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諛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管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無賞乎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為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華作燈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祝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

待作持

二作三

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舊作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獲樹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母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協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協之協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師作禮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違之作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違作惡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榜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谷籛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

魯無國
通之國
字補之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齟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會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繖緜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友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自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愴。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待。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驩。驩。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嬌。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翰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仁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會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盼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何字在下知上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眊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彌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眊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法說作敬慎

法說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再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過乎閻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

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審於時惠於財任賢使

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壤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與馬文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讒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女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卷七

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為。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為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為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豈不當合，遂破。潛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通解當
作特通

焉恐

推却關
恐有關
誤

想潛想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

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

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

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

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

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

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

孝己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

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

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

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伴、而垂榮歷載、安

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

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

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

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

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

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

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

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

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

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

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

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

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

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

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

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

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

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

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政發議

卷發合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知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愚意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又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絜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雷
作射天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與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官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故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燹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勢統

學於進

俱疑俱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饅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鱗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為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為存而反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為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鷙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周惡民

及惡反

彈當作

天下當補作字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為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燒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甯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為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往侵別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變災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災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今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處變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指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筆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臬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愾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真感實

未懲祈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

以知至方道疑

有闕誤

帝悲衍

於發衍

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是以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為矇矓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麻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宜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礪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極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麟敵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本書集作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嚮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界樂計

賢作實
爲是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勸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辭識從而尚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黷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爲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族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玩視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必作心

徒下有
弗能
三字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繇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蒞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而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鄧支而匡衡按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真字
共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多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進字
術字

多鍼作
鍼若

普無脈
主補之

國作賢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冗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為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友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惡私作
無法
隨作整
亟作成

謂作爲

功作政

三上有
使字

有作奇

而以下
作權啞

賢之狗

西外招

賢察其
至也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迨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用作明
是
誤作版

微室南
今作非
本實取
今改之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駢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實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吊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屈臣
扶危巧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決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一作全
名下有揚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者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驚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順作慎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養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珠換易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庸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本傳悉作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施作設

無然矣
二字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久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城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故曰
字悲而
文

追恐遺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吊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勝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為豎子所議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
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
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愆前君既
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
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
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
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
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
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頽不替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足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買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踰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法變

致苟無力稽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餓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栻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輻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耻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橋柚之貢堯舜所不肯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襄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威滅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頽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理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艾咸以官爲忌諱遷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賔貪饗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泉破弓弩米粥雜漆燒鐵燂醢中令脆易冶孔又徧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鐵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動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銳甲奩不可依恃，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政，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輒，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寵，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矧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驛馳，待以惡意，滿歲寂寞，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貴以造父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辦治、故紕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助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朕先帝
或云帝
當作當

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過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糲，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贖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滌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二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愁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姦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用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涇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定德是

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充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刻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已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諾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宵心之逸念，矜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搥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傳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子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惡行

想惡廷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
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
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
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
此效唾盼盼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
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
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為超走是供
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
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
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
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
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
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
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述
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
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世下有
脫文

曠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為維綱帝
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
放縱僭凌橫恣搗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
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
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
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
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
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
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
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
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
之禮興焉併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
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
人所深疾也且夫堀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
以攻金入林伐木不下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
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羊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傳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樹則高數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綺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闕、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敵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兔者、得時往焉、隨農鄰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節那當作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為清節。非不清節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為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偽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駢駘彼獨能介然不為。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節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之靠

欲以何厲故。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摩。困苦難為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為起非也。為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為之起。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傳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刪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猶上惡
脫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刑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為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友惡當
作父

忌惡當
作忌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篤，怨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為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為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為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為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今當作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的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本書序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恆，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放作效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裕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微不至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使之使自愛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案作交

宋作進

短作失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

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

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

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

位不重小臣吝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

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

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仇為高以濫為通遵禮

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

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

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

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哀作喪

勸功四曰衰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

凡主為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

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

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二曰心順二曰職順

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二曰體順

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

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

苟順則逆道下有愛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

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

心民憂傷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咨度作
議嫉

疑作紫

警作替

精擇
精改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廟下有
朝字
二事字
共作助

副作詞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一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吾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君子有二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周作
夏商
夏商民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坳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義公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淨，雙孽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郊遷於禱，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侯

學下有

非字

先作引

人非下愚則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罷。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細。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所為上。救。文之。戒。為下。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曰吳作
不近也
三字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惡。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詐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詐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敏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己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驟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聾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瞽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追作近下同

位作德愛作愛

善作善

撫其心作謂子張

及作反

永作不免二字

虛字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未有
作表良

知作
攻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職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壑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警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彼作此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
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
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
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
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
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
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
久用日久而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
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
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巳之也巳之之
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
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
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
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
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
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
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無夫人也三字

賀其致

譽其

所作取

子季

梁其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
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
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
已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
之女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
辨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
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
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
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
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
至賤而不見道也先王之法初言破律亂名改
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
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
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
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聖作勤
思作志

實以作
以人者
三宰

已與以
同下足
作其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確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敝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充作寬
示作視

聖作圖

般作折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忠直下
善有者
字刺之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踏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鱗，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驪，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飛舉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

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

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

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

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

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

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鉄也小人

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

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

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

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

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

日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

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

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

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辨

其親作

無字

怨喪作

類字有

禮作博

無頹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

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墳簾飲之如

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

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

戮不辜官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

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外

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螟蚋

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

滌滌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

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

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

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

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

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君子則
善作君
之情狀
之

日離作
雖曰

在下
本下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轍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禮記所
以二字

不勸不
懼上共
有民字

照鑿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弄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違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宜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慕
我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
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
之道也。

禮記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
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
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
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
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
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
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
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
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
今之君子，尚多貧賤，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
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
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弁兼之門，使之

禮記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
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
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
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
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
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
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
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
商及給趁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
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
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
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
臣，患疾弁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
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
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
辱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
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
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乘車騎苗並開府近士
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
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
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
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
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
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焉況乎骨肉之間
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
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
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
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
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
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矯長之義激以絀降之
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
遂走尚梟譚會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
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
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
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
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
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
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填土未乾而
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數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謂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
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
所引典
論數下
有心字

思恐當
作思

試恐當
作紙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珣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鳧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珣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劓請罪。珣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珣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為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象，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同聲

事，挾宜愠之成，盡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一衰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為誡于後。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思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諫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為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如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茂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履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 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眾枕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眾棖與之共成也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眾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知眾物與之共多也觀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焉不知眾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為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觀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觀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為政者莫善於清其
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
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
清之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
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
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
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
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
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
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
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
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
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
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
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
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為之
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
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為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
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為
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
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
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
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
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
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
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
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
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
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
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
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
臣猶藥也法陰陽補瀉也藥非人
不入人非藥不效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
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藥而
不存於善術使所藥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瘳
亦速良醫急於速瘳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
君急於治平而不恃
亡失之不便亡也

必須至
亡也否
三字悉
當連正
文
通併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買賣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而不能用於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追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觀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聞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齊變弄

忘疑也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成政
謀成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積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若譽

其業業
阿下忠
有脫文

有上不
字悉衍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為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為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為臣，而萬臣為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為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為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為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觀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觀，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沉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節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老，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願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讓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嚴允，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禮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廢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為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則二字
字極行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椽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為君難

或曰仲尼稱為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禹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為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為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為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員，員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鞋纒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絛，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毫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涸汚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蹠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弼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偽，考察變態，在於幽

冥竒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丘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桂，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譖，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諸，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辨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愚上惑
有脫字
二姦字
誤

士譽晉
作上並
主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
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
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
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為臣不易或人以為易言臣之事君
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
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為不易哉此言似易論
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為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為可然賢聖相遭
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
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為虧況義
能無所為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
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
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
民宣化成德使君為一代之聖明己為一世之
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
豈為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食充家之祿榮華

危字上
下兼著
歷史

以上兼
脫字

鄙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授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
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
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
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
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
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
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而為惡罪結於天無
所禱讀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
淺者以漸斥逐放弄蓋比于龍逢所以見害於
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
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
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申字疑
脫則字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質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別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為難也。為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與，寵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挾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紆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若為苟
若疑有
誤字

與惡當
作與

未之有
也行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為弊乘伯樂執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文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上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衛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嗜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中

絕
純當作

莊王誤
作共王
其無當
作楚矣

心消除者文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嶰巖之山抵
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
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
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
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
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謀壞後垣而出之
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
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
恭王終諡為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
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壹死
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倉惟刑之恤
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
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
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
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
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明刑至於無刑
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聞亂之主用刑彌
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
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
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
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
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
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
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
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
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
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
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
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
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
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為卒，威以為輔，修仁義之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為之死，將樂為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寧成鄧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為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學似

其整頓當作世

無字悉

是申韓寧鄧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悌望上官之指，故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者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廟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弔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伉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生要

同惡而字誤

千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謀暨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
 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
 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
 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
 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
 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
 帷幄之內沈溺於詔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
 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
 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
 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
 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
 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
 之德下宜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
 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耻

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
 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
 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無忠誠
 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
 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
 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逸伊周下凌管晏遠
 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人相踵稱以為義外若讚善內為己發上下相
 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
 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
 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
 派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
 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
 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

見之禍
恐有誤
字

導實疑
有誤字

庶幾疑
有誤字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倣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奧，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魏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鄙然自以為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詭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榮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治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實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紆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紆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陰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桎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
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
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
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
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
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
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
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
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
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
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
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
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
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
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
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
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
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
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
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
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
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
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實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濁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禍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做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儉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閭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甘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俸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以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拂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設而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為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為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為管仲，即為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為魏成子，即為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為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為君子，由乎義則失為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為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君子寬賢容眾，以為道；小人微訐懷詐，以為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文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濫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臯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難續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然上卷
脫情字

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賈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汚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宥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教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眾共之眾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為法不具也以為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諄眾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即位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觀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試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為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官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為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為輔呂尚為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為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賢備作監

烈薦

蕭蕭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鳥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縹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厦居重蔭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羣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帶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且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歷蘇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目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

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

各得下
其子疑

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仍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誠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為己

探疑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上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無下志
有脫字

登序之
間若有
脫字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不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

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沉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祿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及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翰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梁膏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

或瘵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瘵瘵則養之以膏梁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愛勞待且日側忘食恕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節輕裘累煖衣裳重覆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媾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且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士去亡字相取作轉相可取

滕公下有而珠之三字

子下有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下既得
二字無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慮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

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椳。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價作者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飭。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參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書無并
字補之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鑄石為虎碑
虎崇偽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眾邪之
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
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
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
眾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
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偽衣足以暖身
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
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
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
事夜賦有恒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
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
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
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
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
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

典作正

而駁至

末利八

字無

賈作賈

平作平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
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存本業苟合
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於市
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
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
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買富乎公室農夫
伏於隴畝而墮溝澆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
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盜溢而本源
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
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
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
上用足而下不賈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
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
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
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
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
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禮書在
慶之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忒，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

先作通

心作難

善字有
者字
信思
信思作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古懷，發者節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擢毀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危毀作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勳，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嘗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肯赦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讞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憲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紮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赦不設也未備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傳上疑
脫原字

法刑之
字疑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一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沉無德無功而敢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衙作衛

既食於
人四字
無

故作級

聖者利
無天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
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
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
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
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
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
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
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
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
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
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
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
則夷叔必犯矣夫弄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
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
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
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
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
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主上有
八字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
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為清之
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
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
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
為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
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
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
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
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
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
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
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
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
起陳涉項梁之噴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
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善變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是作原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僕下作
使天下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辭；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視用人
作用是
人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
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
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
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
也。秦之覷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
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
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
天而起萬國為之蕪穉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
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
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
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
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
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
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
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
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未作大
皆樂之
樂無

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
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
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眾流不
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
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
之管叔蔡叔爭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
爭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
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
忌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為之用無遠
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眾流異源
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
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
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
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
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
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
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舊無法字補之

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尚下有字

然下有字

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眾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民而下
恐有亂
文
弱字
字
恐有亂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弁兼之隙。塞事有儲。弁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別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亂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為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慈惠當作

仁人作仁而深刑作深刑

懈而為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眾。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章十有由字

推後修作推修

割作割

上惠疑衍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後修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節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願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至明作至能

大佞者也。若安自侯張禹，可謂大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為害深，下佞形露為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為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為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秦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治法

奏上似
號字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賢，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茲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裘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盡
量
盡
量

之物。偏過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說。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

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哀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逆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積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聞其大，今賢

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鳴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遠，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賢本作有改之

特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犯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及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措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愛當作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贈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會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卽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卽目不別精靈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卽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日食二日兵三日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

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注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齊威王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也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官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錄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之疑文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天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軌，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有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

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
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
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
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
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
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于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
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
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
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
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
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
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
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于祿者不邪是
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
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
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

相賞之
間疑有
駁字

理樂詳

本書不
誤作
一字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吝嗟而行之者
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
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
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
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滄泣而行之故天下明
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
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
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
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為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
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
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
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
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芷蕙芬馥
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

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鬱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銖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渺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名穴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醢，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謂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途急醉而不出，拔鞞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僂僂，舍其座遷，載號載歎，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蹙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疚

舊無忌
之孟廣
十六字
禮之

本言酌
作酌

邦作邦

發，鬪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為蟻封也，或登危踟顙，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病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踐，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誓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

原作

慙慙變而成薄，薄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怛，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病，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李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逸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頽，敬讓莫宗，傲慢

斯作

原作

成俗，疇類飲會，或踣或踞，暑夏之日，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蹶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為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

輸作輸

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

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詭調以

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

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群惑而無指

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

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

捷過人之辦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

已哉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

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

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

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逼步高清論

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

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鞅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厥作疾 按疾書 作疾

厥作爲 無多字

也

刺駱

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微也去之者多則危之

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

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

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

之可悲者也

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

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

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

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

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

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

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

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

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

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淫浮儼禮之所弃

者之所為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輕下有 重字

善無人 無至則 為七字 補之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
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
毀辱天官又移涉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
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
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
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
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
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
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
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
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
續枝剗背以礪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
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馴高馬以適卑車削跗

踈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
匣也

始作盜
漢書作
食毒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
而窮兵以侵隣猶釜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蝘
蝓滅食以中蚤蠹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斲
於此則柯條猝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
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
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
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
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
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
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